



百年中国  
儿童文学  
经典文库

作品入选小学语文教材 荣获全国儿童文学奖、中国图书奖  
内附精美阅读笔记空间，阅读心得，随手记录  
我的第一本互动阅读笔记书

当代最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经典作品



# 雾中的 男孩

秦文君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秦文君◎著

# 雾中的 男孩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雾中的男孩 / 秦文君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4.1  
(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库)  
ISBN 978-7-5143-1776-3

I. ①雾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4764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秦文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选题策划 | 肖云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张 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通讯地址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 | www.1980xd.com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嘉业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645mm × 925mm 1/16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143-1776-3     |
| 定 价  | 24.8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   | 告别裔凡     |
| 17  | 哥们某某某    |
| 33  | 红薯宴      |
| 63  | 老祖母的小房子  |
| 85  | 女孩莘莘的透明心 |
| 106 | 女孩莘莘的日记本 |
| 135 | 四弟的绿庄园   |
| 150 | 雾中的男孩    |
| 176 | 香草的夏天    |
| 196 | 香咕与何桑    |

## 告别裔凡

王小曼发觉远远地传来一种异样的响动，先是轻微得像一阵心悸，渐渐地就强劲起来，像滚动的雷声急速地赶过来，又带着巨大的喘息呼啸而去。火车！王小曼失声地叫了一句，她的同桌季红霞茫然地将眼光瞧过去，又茫然地收回来……

去年春天的时候，一个风都软绵绵的下午，季红霞把王小曼拖到很僻静的地方，好神秘地告诉她说，刚收到一个男生写来的信。

“写了些什么？”王小曼从没有过这一类的体验，她猜不出男生给女生写信会写些什么。

季红霞嘻嘻哈哈地笑起来：“他说想跟我交朋友，你说好玩不？”

王小曼有点困惑地看看女友。确实，季红霞很讨人喜欢，留着美丽的披肩发，黑油油的很茂盛、很洒脱。可是，她现在的那种口吻使王小曼隐隐约约地有点不满，仿佛那个男生因为写信就变得既轻贱又可笑似的；王小曼就是不喜欢季红霞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

不过，这件事给了王小曼一个震撼，她有点兴奋，像刚苏



醒过来时有一种新鲜的好心情，仿佛很遥远的事霎时推到了眼前，令她又惊又喜。也许会有男生给我写信，她这么想到，跟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男生通信，这一定有意思，这种从从容容的交往像成年人似的。她很激情地在纸上乱画乱写，然后再一一辨认。

含笑蓓蕾美丽大方多情善感四通八达……

隔了三天，季红霞又一次把王小曼叫到僻静处，忧愁满面地说：“我怕极了。”原来，季红霞刚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，说一个歹徒恋爱不成就毁了女方容貌，遭到逮捕。她说怕那男生也学那一手。说话间，她的表情很悲惨，好像遭到了一场横祸。

王小曼有点发呆，她不懂季红霞为何要做这样的联想，她觉得男生寄信来是一件很抒情的事，怎么能把好端端的一个男生看成是歹徒。

“你别瞎想。”她说，心里还在为那男生鸣不平，她想他真是看错人了，有一点可怜。

季红霞仍有点失魂落魄，断断续续地说，那男生叫裔凡，是她小学里的同学，以后就断了联系，只听说他在第四中学读书。

“你说，小学毕业好几年了，根本就没必要来往的，他为什么要突然来信？”季红霞用了个质问，王小曼觉得她好像时刻戒备着，准备给来者一个迎头痛击。

“那么，”王小曼说，“你为什么不用写信去问问他呢，或许他也有他的道理。”

“那样吗——”季红霞很尖锐地叫起来，“那岂不笑话。”



王小曼懒得多说，她觉得大大方方的办法季红霞竟不喜欢，口气硬邦邦的，骨子里却软弱得要命。连着几日，只要一出校门，季红霞就用胳膊挽住王小曼。有时挽得太紧，王小曼总感到像被柔韧的藤缚住了。季红霞还时不时环顾四方，留意是否有人来暗算。王小曼让她弄得很痛苦，光想抗议那股子蠢气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季红霞才平静下来，有点缺憾似的对王小曼说：“这事好简单呀！”

“给裔凡回信了吗？”王小曼问。

季红霞淡淡地一笑：“聪明的女孩碰上这种事都会很慎重的。”

王小曼看着穿着红衣显得红彤彤的季红霞，弄不懂她心里怎么会冷冰冰的。王小曼想象着裔凡将信寄出后就急巴巴地等待着，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多让人失望。她想，这个世界里不该有这种难堪和过分的事。

她给裔凡写了一封信，简单得像公函，只告诉他季红霞已收到信。在寄信时，她全然没有一种欢快的如同做冒险游戏般的心境，在心里只洋溢着含含糊糊的恻隐之心，仿佛裔凡不是个和她同龄的男生，而是个受了损伤的小弟弟，很需要她的宽慰。



她很快就把裔凡忘了。

隔了一星期，王小曼收到一封封口讲究的信。她拆开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那信纸是通红的，纸质厚重，最上头一行毕恭毕敬地写着三个字：感谢信。王小曼惴惴不安地找着下面的话。

王小曼同学：

我是个很难得感谢别人的人，不像女生，动不动就谢别人，谢过之后很快就忘个一干二净。我不了解你，但从笔迹看，你是个女生，而且还是个好样的。

我至今没收到季红霞的回信，不过我并不伤心。我曾给 20 名小学同班过的女生写过信，季红霞是第 20 名。不瞒你说，除了你的信之外，我没收到一封回信。

你王小曼一定会问：“你这是搞什么鬼名堂呀，傻里傻气的。”

其实我觉得那个叫裔凡的一切正常，因为他发现班里的女生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他想了解也办不到。于是他就想找小学的女同学交个朋友，相互了解，因为在小学里男女生都很要好，可惜，他眼看要失败了。

你看裔凡这人怎样？他可笑吗？

此致

敬礼！

裔凡



王小曼原本不知道怎样与男生通信，然而现在不知不觉地已在进行了，她有一种迈出一道坎的欣喜。在这之前，她万万没想到男生也会那么坦诚、那么热情，而且会自问自答地写信，也偏好用问号。刹那间，她发觉她对男生也是毫不了解的。

当晚，王小曼跑去找季红霞，并且将裔凡的信给她看。季红霞读着读着脸上就有点不自然，末了便仰着脸找天上的月亮，像一朵孤傲的花。

王小曼说，光在女生的小圈子里转有点闷气，是不是她们两个一起发一封信给裔凡，经常在信里谈谈也不错。

“那样通通信有什么用处！”季红霞不悦地说。

至于用处，王小曼也没想过。她想，干吗做什么都要板起脸，一副寻求大用处的样子，就这么通通信，多个朋友，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。她复了一封信，很郑重地选了一只称心的信封。

裔凡同学：

你能告诉我，男生的一些想法吗？

我跟男生打交道总有点陌生，不知道该  
怎么对待他们。比如我们班上有个叫徐



小军的男生，他有时很随便，跟女生开玩笑。可有时我们跟他开玩笑，他突然会严肃非凡，又冷淡得要命，弄得人下不来台。你说，他为什么那样古怪？对不起，说了你们男生的坏话。

祝你快活！

王小曼

又隔了几天，班里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了，季红霞的总分排第一。她当然喜滋滋的，不多说话，嘴角往上弯弯着。

“现在预告期末考试的总分——第一名，徐小军。”徐小军在一旁嘻嘻哈哈地开玩笑。

“阿 Q 精神。”季红霞笑着说。她跟徐小军很熟，常在一道说说笑笑。

边上有几个男生听见了，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喊阿 Q，还到他头上去摸辫子。徐小军快手快脚地躲开了，满脸的和颜悦色一扫而光，嗓音很怪地说：“你怎么说这个。”

季红霞绯红着脸，说：“是阿 Q 精神嘛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徐小军冷冷地说，“我才不觉得总分第一是光荣的事，那是靠细心才得的胜利，不是靠脑子好。”

季红霞尴尬地站在一边，她是班里最聪明的女生，这一回也碰了个没有法子回击的钉子。放学后，她悄声对王小曼说，她再也不会理睬徐小军，因为他伤了她的自尊心。

王小曼没说什么，男生太令人费解了，简直是个谜。她于

是就急切地盼望裔凡的信。终于，那天傍晚她收到了它。

王小曼同学：

坦白地讲，你信上提到的徐小军的古怪脾气，本人也多少有一点。有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可实际上已经火冒冒了。跟女生说话，我多少有点尴尬，轻声轻气的更难堪。哦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，我最恨人奚落我——不知徐小军是不是这样，反正我是的，碰到那种情况，往往会说些激烈的话来维护自己。这样很伤对方是吗？不过，如果跟一两个女生在一起，她们开玩笑我是绝不会发火的。

另外，顺便问一句，如果你们班男生中有一个有缺陷的，比如是个少白头之类的，你们女生会不会轻视他？

男生爱面子，也有许多梦想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。你说呢？

请务必回答。

再见！

裔凡



王小曼的心在慢慢地宽舒开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安宁与快活。原来男生跟我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，她心里仿佛有了底，一下子了解了半个世界似的。

她跑着去找季红霞，对着那个红彤彤的人说：“别再怨恨徐小军了。”

季红霞表情死死的，一面还摇摇头：“别提他好吗？”

“男生也有自尊心，我们伤了他，他也会伤我们的，”王小曼说，“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就得相互尊重了。”

季红霞叫起来：“这可能吗？男生看上去只会恶作剧，他们什么也不在乎呀！”

“他们在乎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”王小曼说，“不信你试试，如果你尊重他，保证徐小军也不会嘲讽你。”

季红霞嘴里嚷嚷说不相信，可是隔了三天，王小曼瞧见季红霞抱着手臂，讪讪地朝着徐小军笑了笑，徐小军先是很僵直地站着，随后，两个人都恢复了常态，随随便便地交谈开来。王小曼发觉季红霞此刻变得端庄大方了，而徐小军则有点温文尔雅。她瞧了一会儿，心里欢喜得要命，好像找到了一种崭新的方向。她想着该给裔凡回信了。

裔凡同学：

许多地方我跟你想象的一样，男女生在需要理解尊重方面没有差别。我们女生也是很希望男生看重我们、

赞美我们。我发觉有时女生单独上体操课时，大家就稀稀拉拉的，有时跟男生在一起上体操课，许多女生的动作都格外优美——这时候，你们男生能不说怪话就好了。还有，我们对于某些有缺陷的男生，一般心里是同情的，有时开些玩笑是无意的，不是存心的。这不好是吗？以后克服。

此致

敬礼！

王小曼

他们来来往往地通了半年多的信，王小曼总感到心里热乎乎的，仿佛有个亲密的朋友时时在注视着她，生活变得明亮起来，有声有色起来。她常常在心里感叹：谢谢你，裔凡。

一天，季红霞又满面忧伤地挽紧了王小曼的胳膊。那已是深秋，落叶在地上满满地铺排开来，季红霞絮絮地说自己觉得惆怅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说，“我总觉得徐小军他们心里是看不起我的，会觉得我是凭用功而不是凭聪明取胜的。”

“别太在乎这个。”王小曼用手拍拍季红霞的



手背。近来，她总觉得季红霞的许多话题都很过时，幼稚了点。她却像个大姐姐，满心都是细腻而又沉着的情感。

季红霞说：“也许他们是有道理的。”

“我觉得男生也不意味着样样都行，不过他们不会轻易佩服一个女生，其实这也是男生一种自以为是毛病。”王小曼缓缓地说道。

“王小曼！”季红霞把嘴巴张得圆而又圆，“你哪来那么多新看法，我简直服了你！”

王小曼问她还记不记得一个叫裔凡的男生。

“当然记得，”季红霞忸怩地一笑，“昨天我们俩出校门时，对面马路不是走来一个男生吗，那就是裔凡呀！”

王小曼心里升起很亲切的念头，好像她跟裔凡已经见过许多次面了，细细回想了一阵，却实在记不起见过什么特殊的男生。因为每天都有一大群男生与她们面对面地走过，也许中间就有裔凡。但她想，也许裔凡已经认出我了。

“假如下次再碰上，我可以指给你看。”季红霞说。

王小曼淡淡地笑笑。记得刚开始跟裔凡通信时，她曾多次想象过裔凡长得很帅，至少比徐小军还要潇洒；她还想问他要张照片什么的，可时间越久，那种想要看个究竟的念头就越淡，几乎消失掉了。仿佛裔凡就变成了个向她敞开内心的人，并没有外表似的；不见面，她也能胸有成竹地知道他的一切。她觉得喜欢这种很纯很默契的心境。

不久，班里许多女生遇上了难解决的事都开始找王小曼商



量，她们都觉得她出的主意既高明又全面。王小曼这个原本极为普通的女生一下子变得耀眼起来，连男生都发现了她的优秀。

一天，徐小军叫住王小曼：“听说你很会分析男生的心理。”

王小曼有点不知所措。因为徐小军这人一向傲气，有时爱讲点反话。

“如果真有这一手，为什么不帮帮戴永明，我看全班数他的苦衷最多。”徐小军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帮他呢？”

徐小军晃晃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：“我试过，发觉这先生主要是对女生充满顾虑，女生在场，他的脸就涨成个酱鸭色，笨得话更说不清了。”

王小曼不由得想起裔凡提起的少白头的事，他说他们班一个男生夏天都不肯脱帽子，因为以前曾有女生戏谑地称他为圣诞老人，他为此一直顾虑重重。

徐小军认真地站着，等着她回答。她发觉他跟裔凡同样郑重，并且彬彬有礼。她说可以试试的，于是这大个子蹿着长腿跑开了。王小曼站在那儿，只觉得眼前一片灿烂。

远远的，戴永明走来了。

这是个浓眉大眼的男生，长得好像太健壮了



些，像大伙的叔叔似的。他原本就够引人注目的，偏偏又有点大舌头，说话含含糊糊，几乎每个字都变成了翘舌音。

戴永明看着王小曼点点头。

女生们围上来，习惯性地引导他开口，千方百计地像在攻克堡垒，戴永明练出了一套防守的本领，很少开口。

王小曼说：“咱们可以谈谈吗？”

戴永明摆了摆手，横着往边上走了几步。大块头的那种躲藏藏特别别扭，王小曼看得满心是火，不由得很尖地叫了声：“你真没用，胆小如鼠，连话都不敢讲。”

戴永明盯着她看了一眼，讷讷地笑笑，然后笨手笨脚地整了整衣服，自顾自地走了。王小曼听见从他嘴里吹出一阵忧伤的口哨。

“我想唱歌却不能唱，小声哼哼也要东张西望……”他吹的是这段词的曲调，这本是支轻松诙谐的流行歌曲，但经他一吹，就完全走了气氛，变成了一种充满哀怨的情调，而且并不浅薄，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渗漏出来的。

“你吹得真好！”王小曼大声叫道，“你的缺点其实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了，但你还有许多优点，大家会一点点发现的。”

戴永明没回头，他走他的，也仍是吹着他的——“我想唱歌却不能唱，小声哼哼也要东张西望……”

王小曼觉得腿上软塌塌的，心里有了个发凉的空缺，耳边老是响着那凄婉悠长的口哨声。如何才能使他松懈点呢？她老这么想。

当晚，她收到裔凡的一封写得匆匆忙忙的信。

王小曼同学：

我要立即见你。明天下午放学我们在市图书馆门口见面。我右手拿一本地理书。

裔凡

第二天中午和整个下午，王小曼都极为平静。她多次注意戴永明的一举一动，发觉他还是一如既往，于是就涌出了淡淡的失望；不过，她又安慰自己说，这何必呢！等下午碰上裔凡后，就问问他，裔凡或许能出些好点子的，因为从他信里就能知道他是个很能体谅别人的人。这太可贵了，王小曼想，要是没有他传递来的那些心里话，也许她至今还是个心肠软软的但又傻兮兮的人。

王小曼也猜测过为什么裔凡会急巴巴地催她见面，但因为怕猜不准也就不猜了。她发觉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很容易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它们美美的，却假得厉害；她仿佛镇定多了，而且，心里总像是有个底，不会飘飘摇摇、大惊小